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  
—— 微小说卷 ——

# 倒立行走

陈  
武

寻找灯光  
小巷里  
电梯口的巧遇  
民政局长和他的女儿  
软卧车厢  
杂货店里议论的事  
一把炒米  
古巴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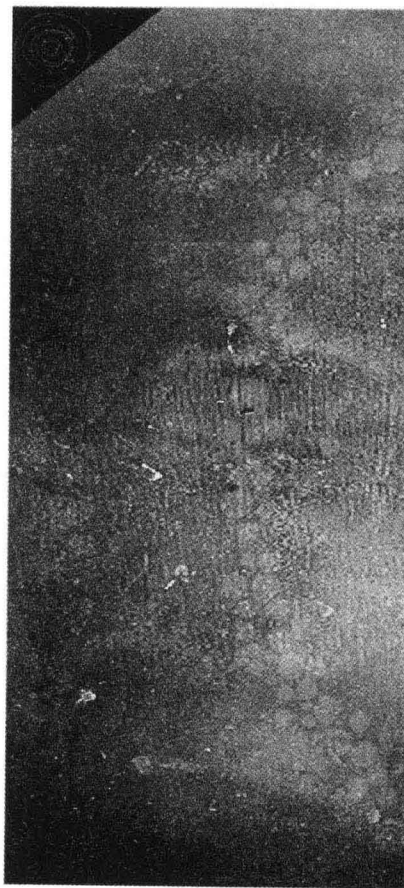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书籍又字号

—— 微小说卷 ——

# 倒立行走

陈

武

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倒立行走 / 陈武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068-3576-3

I . ①倒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 140213 号

倒立行走

陈 武 著

---

策划编辑 武 斌 陈 武

责任编辑 姚 兰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 邮编: 100073 )

电 话 ( 010 ) 52257143 ( 总编室 ) ( 010 ) 52257153 ( 发行部 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6.25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576-3

定 价 28.00 元

## 总 序

记得日本当代小说家阿刀田高把微小说比喻为“有礼貌”的体裁。大致意思是，读一篇优秀的微小说，在没有花费多少时间的情况下，能让读者会心一笑，或别有感触，那这篇作品就很有礼貌了。如果你花费几天甚至个把星期，读一部庸俗的长篇，恐怕就难免会为时间的浪费而感到愤懑。

我很欣赏阿刀田高的话，在读过他的四册一套的《黑色回廊》后，更觉得他是一个“有礼貌”的天才微小说大师。

目前，微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追捧，主要原因，就是一个“短”字。短，是微小说最大的优势和特色，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欣赏到一篇有趣的文学作品，那种愉悦和欣喜，就像喝一杯雨前龙井新芽，而且用的也是龙井泉水，入口浓香，直透肺腑，回味悠长。

但是，老实说，我对现在的微小说现状，并不甚满意，从大趋势来讲，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发展，不仅形式上，就是创作技巧和思想深度方面，也鲜有突破，而且也看不出有突破的迹象。更让人忧虑的是，一些以微小说成名的作家，其作品不但迎合了报纸的需求和市场的需要，变得毫无个性和特质，还给后来者造成一种误读和假象，以为微小说就是这种模式，进而变得不思进取，不求创新，不求突破，追求的仅仅是一篇篇在各类晚报（生活类报纸）和故事类杂志的亮相，以篇数来自慰，以此在微小说界“擦亮”自

己的名字，成为微小说“大家”，然后再沾沾自喜地包装几本作品集，就可以游刃有余“混迹”江湖了。

我个人觉得，微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体（尽管有人说，微小说不是小说，就像“白马非马”的理论一样）。所谓特殊，一来它要具有小说的特性，二来在篇幅上有所限制。正是这种特殊的属性，才阻碍了微小说的发展。众所周知，微小说的主要园地，是各类报纸的副刊，而副刊是不愿意发表三千字以上小说作品的，怎么办？作家们只好削足适履，把作品压了再压，最后弄成干巴巴的小段子，或抖个包袱，或告诉一个蹩脚的“道理”，让人读后哭笑不得。可悲的是，大部分作者认为这就是微小说的“经典”，照模式进行“流水”作业。多年来，微小说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
微小说市场之所以存在而且日益扩大，有许多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，在此我不想多说。但作为微小说的写作者，如果一味地跟着市场转，以某篇作品作为高考试题或得个副刊的什么奖为荣，那就是悲剧了。以我接触这类副刊多年的经验，可以不客气地说，各种晚报副刊上的微小说，大都是不成熟的，或称不上是“小说”的，更谈不上福克纳所说的“我管什么读者。我引导读者”。一个好的微小说作家，他应该在遇到一个微小问题时，可以无限放大，可以敏锐地感觉到，头上被一片树叶砸中了，多年后，还会有疼痛感；而把文学意趣传递给读者的，也应该是这样的疼痛。疼痛才是经验。

鉴于此，我们推出了一套“中国书籍文学馆·微小说卷”，入选的作者，在中国微小说界都是颇有建树的名家，他们的作品，特色鲜明，个性突出，一直以来，都深受读者的喜爱。希望他们的作品，能够唤起广大读者对微小说的信心。

编者



卷  
一  
·  
都  
市

- 洗 澡 / 003  
垃 圾 / 007  
桃花灿烂 / 011  
朋 友 / 014  
胡 子 / 018  
香 臭 / 021  
作 影 / 025  
河 畔 / 029  
寻找灯光 / 043  
钻 戒 / 046  
渔 友 / 052  
“博士”恰巴 / 057  
小巷里 / 061  
喜 欢 / 065  
场 合 / 068  
电梯口的巧遇 / 070  
葡萄酒 / 077  
民政局长和他的女儿 / 083  
伞 / 095  
软卧车厢 / 099  
自 杀 / 106  
有 病 / 109  
钥 匙 / 113

卷二·后河底街

- 早 晨 / 119  
跑 墙 / 124  
倒立行走 / 128  
竹梯子 / 132  
水旱鞋 / 136  
偷 布 / 139  
火 花 / 144  
曹 头 / 148  
冰 棒 / 151  
杂货店里议论的事 / 164  
老字号 / 168  
儿 子 / 171  
身 体 / 174

卷三·乡  
村

- 小学校 / 179  
陈长孺 / 183  
苹果熟了 / 186  
两碗面条 / 198  
草爬子 / 202  
一杯茶水 / 206  
草莓香 / 210  
女特务 / 214  
一把炒米 / 227  
小白鞋 / 229  
跑 / 234  
白 塔 / 237  
月季花红 / 239  
古巴糖 / 243



卷一·都市





## 洗澡

卫生间又传出哗哗的水声。

哗哗的水声就是信号，告诉老顾，冬丽丝在洗澡。老顾的老婆冬丽丝（一个西化的名字），近来一反常态，喜欢在卫生间闹出动静——洗澡时，会把皮肤拍得“啪啪”响，各种容器也弄得叮叮当当。然后，一头钻进自己的空调房间，门一关，在电脑上，不是看韩剧，就是看电影，要么就在网上溜达（用她自己的话）。

老顾想不起来，他和老婆是什么时候分居的，快有一年了吧？大概是。反正从开始到过程都挺自然的。具体好像是女儿刚上大学不久后的一天，冬丽丝外出应酬，回来晚了些，洗漱完毕，嘟囔声，我累了，就钻到女儿的房间。临了，还伸出头来，对老顾说，你也早点睡。

自从女儿上大学，老顾一度也打起女儿房间的主意——搬到那间空房去，独占一间，独享清静。反正和老婆已经好几年没有那个事了，挤在一张床上，免不了皮肉碰撞，相互不但不来电，反而还别扭。但是他一直不好开口，怕老婆对他产生怀疑。毕竟，他还不

到五十岁，还处在人生壮年。而老婆呢，比他小六七岁，风韵正犹存。再者呢，他和胡娜娜，多年来，还一直保持秘密关系。如果主动提出分居，弄不好引起老婆怀疑，进而跟踪，盘问，迟早会露馅。

没想到老婆识趣，自动睡到女儿房间了。

这一年来，老顾独享大房大床，自由翻身，自由思想，真是其乐无穷啊。

卫生间的门开了。

卫生间的门又重重撞上了——老顾总能感受到老婆的一举一动，就连她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他都仿若亲见。

老顾便给胡娜娜发短信，告诉她，半小时以后，在芜洲绿园东门外绿地见面。

这是老顾头一次晚上八点出门。大热天的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谁在这时候往外跑啊。当然，如果是应酬吃饭，那是六点之前就出门的。老顾少有应酬，基本上是深居简出。毕竟自己“病休”两年了。所谓病，不过是自己的脱身之计——报社搞竞争上岗，他在主任的位上，被人顶替了，一时面子上不好看，又不愿意屈居到别的部门干一个小记者，便遵循报社惯例，拿全额工资，“病退”回家。这一两年来，他跟外界少有接触，一直躲在家里，整理他以前发表在自己版面上的那些小言论和小杂感，准备仿效鲁迅，出一本杂感集，也算是对这些年记者生涯的总结。但是，和胡娜娜的亲密关系，还一直保持着——虽然相见得有时频繁，有时疏离。总之，两人之间的度，把握甚好，既满足情感上的依托，又弥补生理上的需求。只是胡娜娜近来一反常态，频频要求和他约会——昨天下午刚刚到宾馆开过房间，今天下午又发短信。

老顾也在兴头上，当然不想错过机会了。

老顾估计冬丽丝已经收拾完毕，正躺卧在床，在电脑上溜达了。

老顾便开门到客厅，假装找东西。

客厅里真闷热啊，就像桑拿房一样。老顾看一眼一角的立柜式空调——自从女儿上了大学，客厅的大空调很少开了。老顾在饮水机上接一杯开水，顺便审视冬丽丝的房间。老婆的房间里，隐约传出英语对白声。不出所料，她又在看美国原声大片了。老顾还发现，门的底缝里，还映出一线光亮。

老顾心里暗喜。

老顾一边大声咳嗽，一边钻进卫生间，还一不小心，把卫生间的门弄得很响。然后，老顾开始大张旗鼓地洗澡了。老顾把花洒的角度调整好，让温水从头顶淋下。老顾感觉好爽啊。临了，老顾也如法炮制，把卫生间的盆盆罐罐弄得乒乒乓乓——他真希望老婆出来呵斥他一声。他也知道，老婆一看大片就入迷，不会理会他的。

老顾重新回到自己房间，开始小心收拾了。老顾从衣橱里找出干净衣服，穿整齐，还少有地戴上手表。老顾在平静一下之后，打开门——还好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又反身关门。还是没发出任何声响。老顾在穿过客厅时，步子轻得要飘起来，连空气似乎都没有流动。老顾在打开进户门时，该死的防盗门还是“呀”一声，虽然轻得还不如一个屁，也让老顾收手停顿一小会儿。老顾望着老婆的房门，确认安全后，出门了。

不消几分钟，老顾就来到芜洲绿园东门外绿地。已经先到一步的胡娜娜从树阴下冲过来，扑到他怀里。两人的接吻和抚摸像是例行公事，接下来才是迫不及待都要做的——树丛中一张休闲长椅上，两人相拥着融为一体……



你身上好香。胡娜娜说。她已经整理好衣服，满意地靠在老顾的肩窝，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欢愉里。

我洗过澡的。老顾说。老顾急于回去。毕竟他是偷溜出来的。

老顾的眼睛，不自觉望向前边的马路。

两三尺远外，隔着一条绿化带，就是人行便道了。

有情侣在便道上行走。

这儿是两个路灯的结合部，灯影暗淡而迷离。那对行走的情侣停下来，紧紧相拥。

胡娜娜胳膊用用力，抵一下老顾，示意老顾看过去。老顾其实已经看到了。

我的灭蚊灵好吧？胡娜娜埋在老顾肩上轻声道，一个蚊子都没有。

老顾并没有听到胡娜娜的话。老顾的眼直了。对面人行便道上的那个女人，太面熟了，那不是老婆冬丽丝吗？

你真香。那个男人说。

我洗过澡的。冬丽丝说，老顾在家，我得赶紧回了。

老顾听了他们的对话，头脑“嗡”地炸一下。

## 垃圾

北林在电脑上看电影。北林一口气看了十几天电影几十部片子了。这些天他像着了魔一样，不再天天玩游戏了，而是一天大半天都盯在电脑屏幕上看电影，把脑子都看昏了。但是，他要干的几件事还记得清楚，一是把垃圾扔了，二是把地板擦一遍，三是阳台上的花该浇水了——这都是老婆交代的。

老婆一早上班时，再三叮嘱他，别忘了扔垃圾，别忘了擦地，别忘了浇花。

北林上午看的电影叫《铁皮鼓》，这部史诗巨片冗长而拖沓，不够紧凑，情节也不离奇不曲折，看得北林精疲力竭。有一段时间，北林都要昏昏欲睡了。北林只好让电影暂停，去干老婆交代的几件事情。他先是收拾了垃圾。北林家有五个垃圾筐，客厅里一个，卫生间一个，厨房一个，书房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卧室里。也真是巧了，这五个垃圾筐几乎同时满了。北林手脚麻利地把垃圾袋拎出来，扎好口，一只一只拎到门空里。这样，出门时就不至于忘了。北林是经常忘了老婆交代的工作而被老婆唠叨、训斥，所以他学乖了，把

容易忘了的事放在眼皮底下。当然了，北林又利用这个间隔，擦了地板，浇了花。老婆安排的事，都做了，除了地板擦得稍微马虎些外，另两件工作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。但是，电影实在像一杯温吞水，不看完觉得可惜，看了似乎又是浪费时间也是浪费感情。北林就一边看电影一边做点自己的事——他收拾几件衣服，准备中午到母亲那边吃午饭时，带过去去洗。对了，北林中午都是到母亲那边吃饭的，老婆中午不回来，他一个人的饭不好做，就到母亲那边混一顿。衣服也顺便带过去，放在洗衣机里搅和搅和，吃完饭再带回来晾晒。

关于洗衣服，北林没少挨老婆骂。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十几天了，老婆让他想办法修，他也是拖拖拉拉到现在。昨天老婆洗衣服还骂了他。好在夏天都是小衣服多，老婆都用手洗了，大衣服呢，就让北林带到母亲那边洗。

北林找了自己的几件衣服，无非都是内裤汗衫什么的，胡乱塞进一只塑料袋里。北林眼一瞟，发现沙发上还有老婆的一条牛仔裤，也顺便塞到一起。

北林干完这些，离中午还有一个多小时。北林决定把《铁皮鼓》看完。德国人做事一向严谨，不会弄一部粗制滥造的垃圾影片来糊弄人吧，后边肯定有还精彩的情节。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北林自己给自己打气，泡杯云雾茶，重新坐在电脑前。

让北林不能容忍的是，这部电影真的就是一部垃圾片，典型的垃圾片，不折不扣的垃圾片。北林心情不能说糟糕透顶，至少是长时间处在后悔中，一个上午啊，都给这部破电影纠结着牵引着，真是亏大了。

北林的云雾茶也没喝出什么味儿来，他拎着门空里的几袋垃圾，

下楼了。

母亲和北林住在同一个小区，扔了垃圾后，拐过一块花园，就到母亲家了。母亲知道他要来，包了好吃的素水饺，馅子是蘑菇、菜心和鸡蛋，透鲜。北林吃了一大盘。回家的路上，还想着，中午小睡一觉后，下午一定要找一部好看的电影，弥补一下上午的损失。实在找不到好片子，就继续玩游戏啦。

北林腰上的手机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。北林习惯性地看一眼号码，果然是老婆。老婆在电话里问他，垃圾扔了吗？北林油腔滑调地说，老婆大人安排的事，哪敢不完成啊。老婆又安排他另一件事，让他下午抽时间去一趟超市，买几样东西，就用她刚发的那张超市卡。老婆还告诉北林，超市卡就放在沙发上牛仔裤的口袋里。

北林接完电话，才想起来，他上午把老婆的牛仔裤塞进塑料袋，准备带到母亲那边洗的，幸亏忘了没带，不然，那张超市卡一定是洗坏了。幸亏幸亏。北林想着，觉得事情不对，便一路狂奔到家。果然出事了，那只装衣服的塑料袋不在了。

不需要准确的回忆，北林拿脚指头一想，都能推断出来，他把那只装衣服的塑料袋，当成垃圾，和那一堆装垃圾的袋子，一起扔了。

北林再一次狂奔到小区的垃圾箱边。他试图从垃圾箱里找到那只垃圾袋。但是，捡垃圾的人穿梭不停，他明知是徒劳的，也还是试了试。

北林在垃圾箱里翻找的结果，就是出了一身臭汗又弄脏了衣服，结果是一无所获。

北林坐在小区花园的条椅上，勾着头发呆，想着晚上如何在老婆那里自圆其说。本来他是想干一件好事的，不知哪根筋搭错了，把好事办砸了。北林越想越窝囊，身子也越发地瘫下去，样子就像



人家随手扔到路边的垃圾。

北林一直坐到太阳西下了，眼看下班时间要到了，他还没有想出对付老婆的办法来。而这时候，老婆的电话偏偏又来了。老婆问他那几样食品买了没？北林心里窝着一肚子气，冲着电话，大声说，没买，买什么买啊，都是垃圾！电话那头停了一小会儿，仿佛就是小半晌，然后才是老婆的声音，那就……不买吧。

小区里的路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北林还坐在那儿。他没有动窝，姿势也几乎没有变。要不是老婆找过来，他多半还是这样坐着。老婆拨动他一下，心疼地说，唉，回家啦，身上怎么弄成这样啊？

北林抬起头，脸上有些疲惫。他看着温情的老婆，说，明天，明天我要出去跑跑，找个工作干干，不能老让你一个人工作啊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真的成……真成垃……